

陪你 走出傷害



文 / 吳宛育 臺中慈濟醫院社工師

下班回家後，就在準備要睡覺前，公務手機的鈴聲響起，一看是急診檢傷來電，「社工，有個警察帶一個妹妹來要做性侵害驗傷，要麻煩您先來瞭解一下。」接到這種電話，雖然是下班了，但知道醫療團隊需要社工師去協調，且陪伴受害者，收拾一下還是得馬上趕到醫院。暗暗慶幸還好不是半夜兩三點出門，畢竟大半夜出門去陪伴性侵害被害人，雖說是去幫助別人的，但走到暗暗的停車場去開車，心裡還是會毛毛的。

最親的人傷最深 沒有批判默默陪伴

趕緊開車回醫院急診室，一進急診就先和檢傷護理人員簡單地交班一下案情，受害者已經被帶到會談室，派出所的男警員在會談室外候著。急診接久了，也會有幾個面孔熟悉的派出所警察，向他們點點頭致意、問了一下

筆錄，「還沒，女警剛到，驗完傷以後再回所裡做。」走到了會談室的門口、敲敲門，每次接性侵害採證驗傷，要打開會談室的門，心裡總是感到異常地沉重。木門彷彿像銅門，感覺到自己的沈重，推門的那一霎那，習慣地先在心中默念了阿彌陀佛，祝福這個案主，也祝福自己有智慧可以幫上忙。

打開門時看見一個穿著乾淨整齊制服的學生，很清秀、頭髮整齊地披肩，內心默默地想，高中生應該是最叛逆的時候吧！但這個女孩一臉就是乖乖牌的樣子，我和女警分別坐在案主的兩側。「妳好，我是醫院的社工師，我叫吳宛育」，看著女孩等待她給我一點回應，她默默地點點頭算是給我點回應，女警補充「是學校老師發現後帶來派出所」。通常我會希望與女警一起會談瞭解案情，因為這樣也可以避免讓女孩重複陳述她的過程，畢竟多講一次就是再

多掀一次傷口。看來女警也是剛來，所以對於女孩的狀況還不太了解，所以我知道我需要再多問一點。

「同學……可以麻煩妳講一下發生了什麼事嗎？」只見她微微地低下頭，以一種我們都快聽不到的聲音回答「爸爸弄我」。「爸爸弄妳……同學妳可以再多說點嗎，讓我們可以更瞭解」……一陣沈默，頭又更低了。「同學，很抱歉，我知道這對妳來講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，但是聽起來是個很難過的過程，我們想要幫忙，可以再多說一點發生了什麼事情嗎？」女孩深呼吸了一下，偶而微微地以眼角看著我，四目交接後又低下頭，簡單地回應我。難過的故事，講來像是塵封已久的房間，一時也不知

道從哪個角落開始清理起，我從女孩的回答中拼湊發生了什麼事情。十多年以來，爸爸總是在晚上無人時爬上女孩的床，女孩會反抗，但有時只得默默地忍耐，因為她希望有個完整的家庭，不希望爸爸和媽媽因為她而吵架。今天因為老師關心女孩時，女孩說溜了嘴，老師隨即協助報警並由警方帶到醫院來驗傷採證。

聽這發生過程，感受到女孩在那個環境中的無助。女孩沒有哭，只是支支吾吾地回答，試圖掩飾自己的羞愧，即便錯的人不是她，但她仍然感覺自己錯了。我感受到了女孩複雜的情緒，其實這難過的故事，我越聽心越沉，此時女孩需要的是同理她當下無助的處境。我



臺中慈院急診室在暗夜中靜靜佇立，社工師也隨時待命。攝影／賴廷翰

專注地傾聽，小心自己的臉部表情及言語，不要讓女孩感覺到責備或是被評價，讓她可以盡量傾訴。

採證驗傷立案 讓法律護受害者

依據統計，性侵害被害人約六成是發生在未滿十八歲，加害人有六、七成是熟識者所為，其中又有一、二成是家內亂倫。讀這統計，已讓人感到訝異，然而這只是依據有通報的人去統計，我們相信真正的性侵害統計往往很可能都被低估。家內亂倫是很多複雜的關係、情感及權力交織在其中。家是無法逃離的環境，無法隔絕加害人，重要他人如媽媽如何看待等，年幼的被害人只能承受壓力；家的傷害威力往往比我們想像得更巨大。

對醫療團隊來說，聽這故事，當然心疼女孩，但我們有更重要的任務就是採證驗傷，希望能在被害人身上採到相關的微物跡證，以便進行後續司法程序。

「同學，來醫院之前，警察有跟妳說要帶妳來醫院驗傷，接下來我們就要準備驗傷了。」說明了一下驗傷的流程，「同學，剛剛講的，有沒有問題呢？……妳準備好了嗎？」女孩皺眉猶豫地說「一定要嗎，我怕痛。」我心想還是個孩子，有這疑問很自然，「通常不太痛，驗傷的過程我會全程陪著妳，妳盡量放輕鬆，好嗎？」陪同女孩簽署性侵害驗傷採證同意書後，醫療團隊便開始相關作業。採證，是司法單位委託給醫院進行的任務，也是在性侵害服務中很重要

的一環，希望藉由醫療專業人員協助下採集證據。若證據力不足導致無法將加害人繩之以法，這對被害人來說是二次創傷，所以醫院也都戰戰兢兢地協助被害人。以往的經驗中，我們有時會為被害人無法採證而感到惋惜，所以有幾點需要民眾留意，以便醫院可以協助取得更多證據。

1. 事發後立刻到醫院驗傷及治療。
2. 絕對不要沐浴沖洗、刷牙或上廁所，以保留更多證物。
3. 不要更換衣服、內衣與內褲，擦拭之衛生紙亦帶到醫院來。
4. 如疑似被下藥而導致受暴，到醫院後為爭取時效檢驗，應先告知醫師，以便取得證明。

對於女孩來說，這是她第一次上婦科診療檯，護理師與我陪同女孩驗傷，試著想要降低女孩的焦慮，但不可否認上診療檯本身就是個不舒服的過程。今天驗傷的婦產科醫師是個溫柔的女醫師，我們把每個步驟都告知女孩讓她有心理準備，很努力地希望減少女孩羞愧及不舒服的感覺。女孩感受到我們的用心，眼眶微紅地配合，但握我的那隻手又握得更緊了。

防治家暴與性侵害 跨單位社工接力陪伴

執行到最後一個步驟總算完成了，我協助整理女孩的衣物，陪她步出診間。



急診室內有布置簡單溫馨的會談室，希望給病人能緩和情緒，恢復理性的一個獨立空間。攝影／賴廷翰

護理師趕緊協助把剛採證的證物與女警對點，貼上封條封箱。等待的期間，女孩問我：「這會不會對爸爸有什麼影響，我不希望害到爸爸。」我想這個問題，在整個驗傷的過程中，應該在她心裡自己問了自己好幾遍。爸爸再怎麼不是還是爸爸，女孩之所以忍耐多年就是希望爸爸還在，這是很多旁人所無法理解的，但對亂倫被害人來說，卻是很重要的。「我知道妳心裡的擔心，爸爸還是妳的爸爸，對爸爸的愛仍是在，但是爸爸用錯誤的方式來接觸妳，我們得讓爸爸知道怎麼用正確的方式來愛妳。」女孩默默地點頭，我深呼吸了一口氣，不免又心疼了起來。

心疼歸心疼，今天採證驗傷，我們能幫忙的也僅是這其中一環，後續女孩還得面對更多家庭、司法等問題，更重要的是如何接下去的人生，女孩需要的是更多的專業資源來協助她。所以我們依法通報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，讓防治中心的社工們後續接手關懷，陪伴司法過程及家庭處遇。簡言之，性侵害團隊網絡結合了司法、警政、社政及衛政等跨單位的協助，才能全面地協助案主走過這個低潮。

目送警察陪著女孩離開醫院，女孩未來的路我想應該不好走，但起碼有人陪著走。🍀